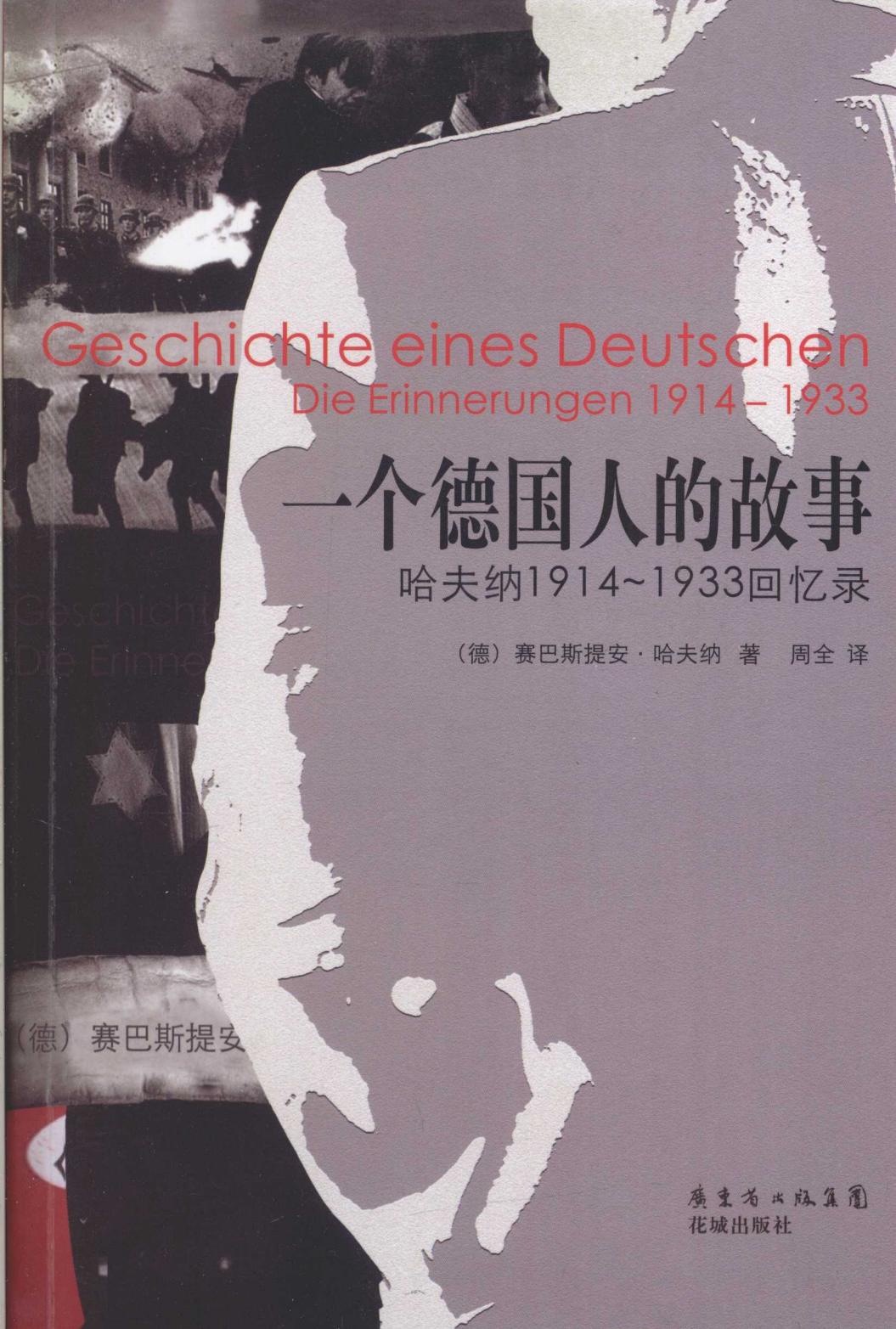




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
Die Erinnerungen 1914 – 1933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哈夫纳1914~1933回忆录

（德）赛巴斯提安·哈夫纳 著 周全 译

（德）赛巴斯提安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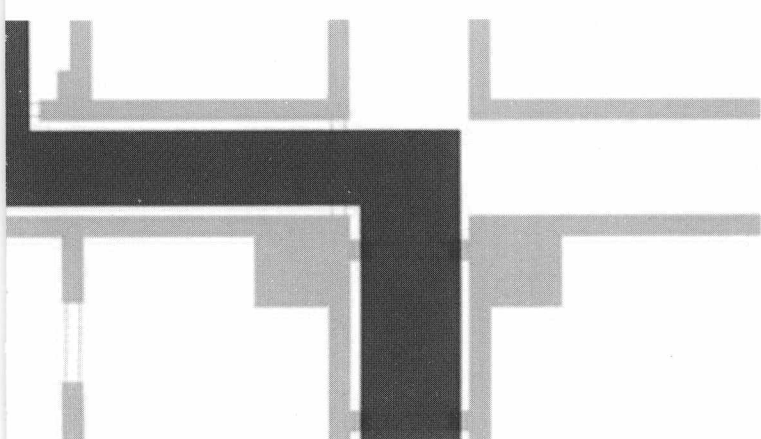
哈夫纳1914~1933回忆录

(德) 赛巴斯提安·哈夫纳 著

周全 译

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

Die Erinnerungen 1914 – 1933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Author: Sebastian Haffner

Title: 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 - Die Erinnerungen 1914-1933

Copyright © 2000 by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München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合同登记号: 图字 19—2006—12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哈夫纳 1914~1933 回忆录 / (德)
哈夫纳 (Haffner, S.) 著; 周全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360-5772-2

I. 一… II. ①哈…②周… III. 回忆录—德国—现代
IV. 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8186 号

本书译稿版权通过左岸文化出版社安排取得。

责任编辑: 丁放鸣 邓裕玲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封面设计: 王 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375 1 插页

字 数 21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德国原无足挂齿，
每个单独的德国人却意义重大。

——歌德，1808

首先是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值此伟大时代，
您究竟在做些什么？”

我说它‘伟大’，因为在我看来
任何时代皆可变得伟大，如果匹夫
终于能够真正站立于自己的双足之上，
尤其当他在‘时代精神’的煽惑下，
仍能醒悟——无论是否心甘情愿——
他必须站立于自己而非别人的双足之上！
有时喘息之间的短暂时刻
即已足够——您应该可以体会我的意思。”

——彼得·甘^①，1935

^① 译注：彼得·甘（Peter Gan，1894—1974），原名理查·墨林（Richard Möring）
为法学博士、德国自由作家及翻译家。

目 录

第一部 序幕	1
1. 哑谜	1
2. 历史事件的不同强度	3
3.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5
4. 一场国家大戏	11
5. 十一月革命与德皇退位	14
6. 革命的破坏者与“义勇军”	21
7. 内战的“战火洗礼”	26
8. 卡普政变	29
9. 拉特瑙部长遇刺身亡	34
10. 群魔乱舞的 1923 年	39
11. 平淡的史特雷斯曼时代	52
12. “体育病”	56
13. 史特雷斯曼之猝逝——末日的开端	59
14. 严峻的布吕宁时代	67
15. 准备就绪	75
第二部 革命	76
16. 我的父亲——普鲁士清教徒	76

17. 假革命（1933 年 2 月）	82
18. 柏林的嘉年华舞会	86
19. 国会大厦纵火案	91
20. “第三帝国”的诞生（1933 年 3 月）	97
21. 生活正常如昔	107
22. 真革命	109
23. 柏林高等法院的沉沦（1933 年 3 月 31 日）	115
24. 查莉——两段奇特的插曲	119
25. 抵制犹太人的行动与法朗克·兰道之流亡	124
第三部 告别	143
26. 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事件？	143
27. 与狼共嚎（1933 年 4 月）	148
28. 旧世界的解体	153
29. 三种“置身事外”的诱惑	157
30. 一群朋友的分崩离析与“科佩尼克大屠杀”	164
31. 自己祖国之内的流亡者	173
32. 异族统治是否胜过纳粹统治？	179
33. 不真实的夏天	188
34. 泰蒂重返柏林	195
35. 你怕我，我怕你——“第三帝国”的精髓	203
36. 抵达裕特堡候补文官营区	203
37. 裕特堡的“世界观教育”	212
38. “我”而今安在？	222
39. 被“同志化”的德国人	225
40. 两个狂欢晚会	232
后记	237
年表	248

第一部 序 幕

1. 哑谜

即将在此讲述的故事，具有一种“决斗”的性质。

那是介于两个实力悬殊对手之间的决斗：一方是强而有力且肆无忌惮的国家，另一方则是一个既渺小又名不见经传的平民。这场决斗未曾在习称的“政治角力场”上进行，而且那位平民既未投身政治，更绝非“谋反者”或“国家公敌”之流的人物。他始终居于绝对的守势，除了捍卫其敝帚自珍的己身人格、生命和荣誉之外，别无所求。可是他必须朝夕与之为一伍的国家却用尽极端粗暴，甚至有些笨拙的手段，不断对这一切进行攻击。

那个国家运用恐怖的威胁，勒令该平民舍弃自己的男女朋友、抛开自己的想法来采纳官方的论点。并要求他以自己不习惯的方法来行礼、按照自己不喜欢的模式来吃喝、把闲暇时间用于令自己深恶痛绝的活动、献身于自己所抗拒的冒险行为，更进而逼迫他否定过去与自我。尤有甚者，他必须不断为上述事项公开表达狂热的兴奋与感谢之意。

这一切都是那位平民所完全无法接受的。他虽然身为受害者，却没有做好太多反击的准备。他绝非天生的英雄或殉道者，而只是一个具有许多弱点的普通人，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危险时代的产物。但他不愿如此忍气吞声下去，于是走上了决斗之路——心中既无激情，甚至带着几分无奈，却默默有着绝不退让的决心。

他的实力当然遥遥落于对手之后，但在行动上可以比较灵活。人们将会看见，他如何采取迂回运动，时而闪避、时而蓦然重返；以及他如何稳住身子，在千钧一发之际拨开重击。人们将会承认，对一个不具特别英雄色彩或殉道者风格的平凡人而言，他的表现可谓非常顽强。可是人们也将看见，最后他无论如何还是必须终止战斗。如果有人愿意的话，也可以换个说法来表示，那就是他必须把战斗转移到另外一个层次。

那个国家是“德国”，而那位平民正是在下。我们之间的争斗可能会像其他竞赛游戏一样，让别人看得津津有味（我希望它真的有趣！）。但我并非纯粹为了消遣娱乐才讲述这些故事，因为在我心中还另外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我个人与“第三帝国”之间的决斗绝非特例。一介平民为了捍卫自我及维护个人荣誉，而和一个强大且充满敌意的国家进行决斗之故事，6年来已经在德国上演了千万次。它们每一次都于绝对的隔离之下进行，缺乏外界的配合及参与。不少天生即具有英雄风格或殉道者色彩的“决斗者”表现得比我更为特出，直到他们进了集中营、上了断头台、甚至有资格将来被人立碑纪念为止。但其中也有人很快就归顺，今天早就成为只能暗中发发牢骚的“突击队预备队员”，或纳粹组织的小头头。

我个人的遭遇只不过是一个很寻常的案例而已。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从看出，今天待在德国的人到底还能够有什么样的机会。

人们将会发现，德国人已经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倘若外界愿意的话，他们原本不必变得如此穷途末路。而且我相信，外界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希望他们不再这么毫无指望。如果外界能够采取实际行动的话，纵使无法阻止这场战争——现在为时已晚——但至少也可以借此缩短几年打仗的光阴。这是因为，凡出于善意而努力捍卫个人的和平与自由之德国人，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同时捍卫其他的事物，那就是世界的和平与自由。

基于这个道理，我始终觉得有必要把世人的注意力，导引到正

发生于不为人知的德国国内之事件。

在这本书里面我只作叙述，不会讲出大道理来。但本书内含一个道德寓意，那就好像艾尔加^①的《谜语变奏曲》贯穿全曲之“另一个旋律主题”一样——哑谜。

我并不介意有人读完本书以后，完全忘却我讲述的冒险经历和交互事件。但是人们若能记得那个秘而不宣的道德寓意，我将于愿已足。

2. 历史事件的不同强度

早在那个极权国家既需索无度，又威胁恫吓地向我扑来，并把我教会什么叫做“亲身体验历史”以前，我就已经遭遇了许许多多所谓的“历史事件”。所有仍然在世的这一代欧洲人都可以讲出同样的话来，只不过没有任何人会比德国人更有资格这么做。

这一切历史事件，免不了都在我本人和我所有同胞的身上留下了痕迹。如果人们不清楚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

但所有发生于1933年以前的事件，与继之而来的事件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区别：之前所有的事件或与我们擦身而过，或只是发生在我们的头上，使我们变得忙碌和激动。有些人因之丧命，有些人则落入贫困，但它们从未让我们陷入良知上的最后抉择。况且我们的内心深处仍存有一块未受波及的净土。人们只是获得经验、建立自己的信念而已，并没有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可是身陷“第三帝国”这部机器之内的人——不论他们是乐意还是抗拒——却无法做出同样的表示。

历史上发生的林林总总，激烈程度显然大相径庭。在真正的现

^① 译注：艾尔加爵士（Sir Edward Elgar, 1857—1934），为英国最优秀的作曲家之一，曾于1899年发表《谜语变奏曲》（Enigma-Variationen），以若隐若现的主题进行变奏。

实世界，也就是在匹夫的私人生活之中，一个“历史事件”几乎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但它也可能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以致玉石俱焚。这在一般历史论述之中是看不出来的。

比方说“德皇威廉二世在 1890 年将俾斯麦免职”，这无疑是德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几乎任何德国人的传记均不会提及此事，除非他是那一小群当事者之一。每个人的生活皆与以往并无二致，没有任何家庭因为这个事件而离散，没有任何友谊因之而破裂，也没有任何人抛弃自己的故乡，依此可以类推。甚至没有任何约会或歌剧的演出曾因之而取消。失恋的人依旧失恋、热恋的人依旧热恋、穷人依旧贫困、富人依旧有钱……

现在再让我们比较另外一个日期：“兴登堡^①于 1933 年任命希特勒为总理”，6600 万人的生命之中从此出现一场大地震！

如同前面所述，基于“科学实用主义”的历史著作是无法说出历史事件在强度上的差别的。想获得更进一步认识的人，就必须阅读传记。但所该阅读的并非政治人物的传记，而是那些比较罕见，由默默无闻的寻常百姓所撰写之传记。我们可以由此看出：某些“历史事件”只是从私人生活——也就是真实生活——的头顶上面掠过。那就好似湖上的浮云一般，湖面水波不兴，仅有匆匆一瞥的倒影。其他的历史事件则宛如狂风暴雨，在湖面掀起阵阵波涛，令人难以看清其原貌。此外还有第三种历史事件，而它们所产生的效果就仿佛把湖水放干了一般。

我相信，如果不把这些不同的层次放在心上，就无法正确认识历史的真相（可惜人们几乎一直忽略了这一点）。所以就请大家让我放轻松一下，在进入本题之前，先依据我个人的观点来描述德国近

① 译注：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名将，战后于 1925 年当选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并于 1932 年总统大选中，击败希特勒获得连任。兴登堡自 1930 年起采行不受国会约束的“总统内阁制”（Prasidialkabinett），经多次更换总理之后，最后在 1933 年 1 月底任命希特勒出任总理，导致纳粹独裁政权上台。兴登堡歿于 1934 年 8 月，希特勒继之成为德国元首，演成德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

有一天报上甚至出现了“战争！”这个大标题。我不断听见崭新的字眼，但无法了解它们的含意，所以必须不时请人帮忙说文解字一番：“最后通牒”、“总动员”、“同盟国”、“协约国”。

有一位少校军官也待在同一座庄园里面。当我和他的两个小女儿正争吵得不可开交之际，他却突然接获“军令”——又冒出了一个新字——赶紧手忙脚乱离开了。客栈主人的几个儿子之中也有一人被征召入伍。当他乘着马车前往火车站的时候，每个人都跟在后面走了一程，口中高声喊着：“早日凯旋！”还有一人怒吼道：“要好好教训塞尔维亚人！”我听了以后，心中想起父亲每次阅报之后习惯说出的话语，于是接着喊道：“也要好好教训奥地利人！”可是我很惊讶地发现，每个人都突然大笑起来。

更教我深受震撼的事情，就是听说庄园内最漂亮的两匹马儿——“汉斯”和“髻毛狗”——也必须离开了。那是因为它们隶属于“骑兵预备队”的缘故。需要解释的字眼可还真多！我非常喜欢每一匹马儿，可是最漂亮的两匹却突然都要不见了，这禁不住教我的心中感觉一阵阵刺痛。

但最令人气愤的，就是“动身”这个字眼已经一再被人提起：“或许明天我们就得动身了。”这句话听在我的耳中简直像是：“或许明天我们就得翘辫子了。”明天——而不是听起来仿佛无垠无涯的两个星期！

那时当然还没有收音机，报纸也总要迟上 24 个小时才会送抵我们的森林。此外，报纸的内容远不如今日来得丰富，而且那个时代的外交家更懂得保密……唯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能在 1914 年 8 月 1 日当天，还认为战争绝对不会爆发而决定继续留下来。

1914 年 8 月 1 日令我永志不忘。每当我回忆起那一天的时候，内心深处总会浮现出一种宁静的感觉、一种已经弛缓下来的紧张气氛，以及“一切又已恢复正常”的念头。这真是一种罕见的“亲身体验历史”方式。

那是一个星期六，四下充满了祥和之气，乡间最美好的周末也

就不过如此。此时工作已经结束，空气中回荡着返家牛群的铃声，整座庄园都井然有序、安宁静谧。长工和女仆正在屋内装扮自己，准备参加不知在何处举行的晚间舞会。楼下的大厅里面，墙上挂着鹿角，桌上已经摆出锡制器皿及亮晶晶的陶制碗盘。我却在那边发现，家父和庄园主人正端坐在靠背椅上，于深思熟虑之下全盘讨论时局。

我当然不大听得懂他们谈话的内容，而且我早就把它忘光了。不过我还一直记得的，就是他们的语气——家父较清扬的声调和庄园主人深沉的男低音——是那么的和缓、那么的令人感到慰藉。二人徐徐吐出的芬芳雪茄烟雾，就像细细的柱子一般在他们面前缭绕而上，能够让人产生信赖感。尤其他们讨论的时间越久，一切就很清楚地显得益发有利，也越来越令人安心。现在事情已经清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战争根本就不可能爆发。所以我们不必再穷紧张，可以和往年一样一直在此待到假期结束了。

我听到这些就走了出去，心情轻松愉快，于满意之中带着感激，以欢欣鼓舞的态度俯视夕阳西下时的森林——如今它又是我的了。那天原本云层密布，但接近傍晚的时候天色已逐渐放晴。现在金黄色的太阳正游弋于蔚蓝的天空，预告第二天将万里无云。我非常确定，剩下来的 14 天假期一定也会是同样的晴空万里！

当我第二天早上被叫醒的时候，收拾行李的工作已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一时还完全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虽然前一天曾经有人试着向我解释何谓“动员”，但这个字眼仍然对我不具任何意义。可是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不可能再向我做出任何说明。我们必须在中午携带所有的家当起程——如果错过那班列车，便很难确定是否还找得到可以搭乘的火车了。

我们能干的女仆说道：“今天已经走到了零点五。”直到今天我仍旧不完全明白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无论如何，其含义应该是：现在已经箭在弦上，每个人都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趁着空当偷溜出去，在森林中来回奔跑，直到有人于临行前的最后一刻找到了我。那时我正坐在一个树墩上，

把头埋在双手之中号啕大哭，完全听不进人家好言相劝的那句话：“现在打仗了，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做出牺牲来。”我不知怎的被塞进了马车，然后坐在两匹褐色马儿的后面快速奔驰。那已经不再是“汉斯”和“髻毛狗”，因为它们已经走了。我们的背后尘土飞扬，遮蔽了一切。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童年时代的森林。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真实的方式经历战争的一小部分，心中充满了有东西被人夺走和破坏之后，自然而然会流露出来的伤痛。可是我们才走到半路上，情况即已有所改变。一切都显得更加刺激、更具有冒险性，甚至变得像是在过节一般。以往火车行驶的时间是7个小时，这回却变成了十二个钟头。火车时走时停，每当有满载军人的列车从旁驶过，大家都挤到窗边挥手欢呼。

我们和往常旅行时不同，没有自己专用的小隔间。这回必须站立于走道，要不然就坐在我们的行李箱上面，在人群当中被推来挤去。人们彼此喋喋不休，就仿佛他们并非陌生人而是多年的老友一般。他们谈论得最频繁的话题就是“间谍”。在那次的旅途当中，我学会了一切有关“间谍”这个刺激行业的事物，而那也是我前所未闻的。火车驶经任何桥梁均会放慢速度，我的心中既害怕又充满期待，说不定真的就有间谍在桥下放置了炸弹！

我们抵达柏林的时候已经是午夜时分，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么晚了还不睡觉的记录！我们的公寓还没有做好迎接的准备，家具上面仍然罩着布套，床铺也尚未整理就绪。有人就在家父还弥漫着烟草味的书房，把一张沙发弄成了我的卧榻。毫无疑问：战争也可以带来许多令人愉悦的事情！

随后几天，我在短得不可思议的时间之内，便学到了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不久以前，我这个7岁男童几乎还不晓得什么叫做“战争”，当然就更不可能知道“最后通牒”、“总动员”和“骑兵预备队”的含义。现在却突然变得好像对它们早已一清二楚。而且我不但完全明白何谓战争、它是什么模样、发生在什么地点，甚至连战争爆发的原因都难不倒我。我晓得，这场战争必须归咎于法国

的复仇狂、英国在贸易上的嫉妒心以及俄国的野蛮。这些用语我很快都可以朗朗上口了。有一天我干脆开始自行阅读报纸，并很惊讶地发现，它们的内容竟然如此浅显易懂。

我还请人帮忙在欧洲地图上指来指去，并一眼即可确定，法国和英国根本就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只不过当我看见俄国那个庞然大物时，心中却隐隐浮现畏惧之意。不过很快就有人安慰我说，俄国的各种统计数字固然看起来吓人，但它们早已被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和腐败，以及成天狂饮的伏特加酒所扯平了。

正如同前面所述，我仿佛早就已经晓得一般，在极短的时间内学来了各军事将领的姓名、各国军队的战力、战舰的武装和吨位、最重要的要塞所在地和战线的走向。我还很快就发现，那时正进行着一场游戏，而且它比我之前所见过的任何事物，更能够把生活塑造得既紧张又刺激。而我对这场游戏的兴奋与乐趣，一直到战败的苦果来临之际皆未尝稍歇。

我必须在此为自己的家人说几句公道话。那些把我的头脑搞得如此乱七八糟之人，并非与我关系最紧密的亲友。家父于战争爆发之际已经痛苦万分。开战以后，他对全国上下在最初几周内表现出来的欢欣鼓舞，始终抱持怀疑的态度。随即出现的病态仇恨心理更让他深恶痛绝——虽然他免不了仍是希望德国打赢那场仗的忠实爱国者。家父是他那一代人里面的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们内心深处曾经怀有一个信念，此即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早已成为过去。这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晓得该如何看待那场战争。于是他和许多人一样，耻于对之做出任何正面的表示。我曾多次听见他说出尖锐的怀疑论点，同时那已经不再只是针对奥地利人而已。这与我新近培养出来的战争狂热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所以家父和其他的家人并没有犯下任何过错，以致让我在短短数日之内，就变成了一个盲从的沙文主义者和一个“待在家中的战士”。

过错来自于当时的氛围，来自周遭不可言状、处处感受得到的各式激情。万众一心所形成的涡流和怒潮，为身陷其中者带来一种

前所未有的情绪化反应，就连 7 岁的小孩也无法幸免。那些意图置身事外的人，则几乎窒息于凄凉与孤寂所形成的真空之中。我从自己当时幼稚的乐趣（而且心中毫无怀疑和挣扎的迹象），首度感觉到我的民族具有一种效果惊人的罕见天赋，能够让群众同时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这种天赋或许正用于弥补其在追求个人幸福这方面低下的能力。我根本就不晓得，想把这种有如庆典般的全民疯狂状态置之度外，其实是办得到的事情。而且我还没有领悟出来，一个显然可以让众人感到高兴、宛如节庆一般令人飘飘然的事件，竟然可以是非常危险和有害的。

对当时柏林市的一个 7 岁学童而言，战争并非真实的事物——其不真实的程度就跟游戏没有两样。那时还没有空袭警报和空投的炸弹，唯有在远方才会出现身上包扎五颜六色绷带的伤患。当然，家家户户都有亲友在前线作战，而且不时会传回阵亡通报。可是小孩子很快就习惯于看不见那些人的踪影，至于他们有朝一日是否会永远消失，那也就不再具有任何差别了。

现实生活中的艰苦状况以及各种令人不快的景象，那也都算不上什么。食物非常糟糕，这不是大问题。后来食物变得很少了，皮鞋装上了嘎嘎作响的木制鞋跟，旧西装翻新了再穿，我们需要在学校收集肉骨头和樱桃核，而且很奇怪的是，大家还经常生病。但是我必须承认，那一切均未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但这并不表示我“像小英雄似的承受了一切”，反而是因为我对那些事物根本就没有十分迫切的需求。我很少想到食物，那就好像足球迷在冠军决赛时心中没有食物一样。我对战情报道的兴趣远比对菜单来得大。

把当时的情况拿来与足球相提并论，这个做法其实有些牵强。事实上，当时我这个小孩子是一个战争迷，着迷的程度就跟足球迷差不多。但假如我把自己说成是仇恨宣传下的牺牲品，那就未免把当时的我讲得太差劲了。不过那种说法在 1915 年到 1918 年之间，曾经被当初在开战头几个月之内兴奋得心力耗竭的人士过分渲染。